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田琦紳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九

藝文

歷朝

記

訾家洲亭記

唐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  
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

四出如一誇竒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  
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  
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  
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  
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  
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  
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  
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叵移於閒壤伐

惡木制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  
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  
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  
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  
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  
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山含龍宮  
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  
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

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遽然  
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  
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  
闌闌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  
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  
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

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  
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  
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  
勢無構櫨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牆以白  
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  
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

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  
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叅  
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  
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  
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  
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墜廼塗作  
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  
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月步



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  
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  
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  
矣是亭也僻介蠻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  
鬱堙是貽林間之媿故志之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  
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

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園虵得以為數人莫能居  
至是始命披剗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  
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  
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嶠集作崦濶潏灣當邑居之劇

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  
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  
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  
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  
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  
以告後之人庶無壞

鈞鉤潭記

柳宗元

鈞鉤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  
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鬻其涯故旁廣  
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  
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

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  
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  
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  
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  
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  
與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

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  
肝如胎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  
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  
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  
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  
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  
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稷多楮多篋當之竹多囊

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金石無大草木山小而  
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  
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  
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  
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  
俎魚豆彘修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  
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

流入於潯水

南溪記

李渤

桂山瀰水右匯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  
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烟邈迤如畫左連幽墅  
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汧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  
壤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  
洞橫透巽維蛻骨如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隅  
晴眺瀰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



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研豁延景宿  
雲其洞室並乳湣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  
如輦如欒櫨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  
幃似松偃竹裹似海蕩雲驚其玉池井嵐颺迴還  
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  
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獲荆璆與虵珠焉亦疑  
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  
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似昇瑤臺

麗如也暢如也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為南溪兼賦詩以紀之

新開桂林隱山記

吳武陵

入則維化出則寧物物寧而後志適乃有西垆之賞始一日命騎西出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流顏曰石秀水清葱蔥乎其韜怪物耶乃釋騎蹈履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矍然若神物持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坦平如室室內清

縹若繪積乳旁溜凝如壯士上負橫石奮怒若活  
乘高西上有石窗櫺窓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  
迴三步得石巖巖下有水泓然疑虬螭之所宅水  
色墨綠其濬三丈載舟千石舟可坐數十人羅繇  
竹歌舞飄然若乘仙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樂工  
十人其東若畝澮貫石流去不知所止北壁半穴  
如懸門徹外容小舟出門有潭袤三十步潭有芰  
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橫五里徑二百步可以走方

舟可以汎畫鷁渺然有江海趣魚龍澆澣鷗鷺如  
秦自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歷石門東南  
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聳左右自嶺下十步得東巖  
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濶三尺許淺沙若畫細  
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如薰籠其白擁雪自巖西南  
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酌  
飲又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間有水無源  
香甘自然可以飲十人不竭還自石盆東北上又

陟飛梯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二十人乳穗駢垂擊  
之鏗然金玉聲堂間有石方如碁局即界之以奕  
儵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出四步直西二筵南  
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弱翠輕  
綠便如藻繡自洞南下仰矚東崖有凝乳如樓如  
閣如人形如獸狀闐然不知造物之所變化也自  
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為梁曲  
折繚繞三百步遠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

後敢進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為飛梯飛梯九盤  
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閣峭甚綴以欄檻適可宴  
息水通魚船東出朝陽四隅黝黑方谷如鑿以石  
下投波聲響山寒氣薄人往往畏恐自石閣還上  
絕壁西去十步又得小洞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  
鍾乳或垂或滴其極有石室正如禪菴多白蝙蝠  
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又得外洞石色猶四洞東西  
壁下有石數十枚其面砥平間有凹鑄琴薦厥狀

甚怪游人列坐肅若冰霰其東有便房桁櫨棋枰  
支撐環合猶鬼工之追琢也洞北七步臨西石門  
石門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尺北崖有  
道可容一軌崖南有水水容若鏡纖鱗微甲悉可  
數識東過小石門門東頗行三十步詰屈幽邃道  
絕窮崖又寬明置水閣崖下閣勝九人閣下水濶  
三十尺伏流崖南亦達朝陽自西洞口南去一矢  
得南洞洞西壁可讌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

微波蕩漾琴高遇之當不返矣北上山頂盤曲五  
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羆劍者鼓者笙竽者  
塤箎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萃於西北公  
曰茲山之始與天地並而無能知者揭於人寧渝  
夫翳薈又將與天地終豈不以其內妍而外朴耶  
君子所以貴夫心達也吾又舍去是竟不得知於  
人矣乃伐棘導泉目山曰隱山泉曰蒙泉溪曰蒙  
溪潭曰金龜洞曰北牖曰朝陽曰南華曰夕陽曰



雲戶曰白蝙蝠嘉蓮生曰嘉蓮白雀來曰白雀石  
渠寒深若蟠蛟蜃特曰蛟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瑞  
幾焯於圖牒也於是節稍廩儲羨積度材育工為  
亭於山頂不采不穫倏然而成憑軒四望目極千  
里高禽驚獸蛟翔蟻走恍然令人心欲狂又作亭  
於北牖之北夾溪潭之間軒然鵬飛矯若虹據左  
右翼為厨為廊為歌臺為舞榭環植竹樹夔脫囂  
滓邦人士女咸取宴適或景晴氣和蕭然獨往聽

詞於其下嗟乎我俗既同我風既調茲亭茲山又  
與人物共之則不知古之甘棠其類是耶他日會  
新亭之下辱命紀事奉筆遽題於北牖曰成紀公  
字濬之不名重也內吾為伊周外吾為方召疏山  
發隱也決泉啓蒙也作亭子來也三者其異乎四  
賢之志乎不異也故書

五咏堂記

宋 孫 覽

桂林為郡千山環秀而井邑之內一山峙立狀如

冠冕凡州堂臺宇榭開戶相倚清輝可掬玩之無  
數游者忘歸名曰獨秀山山復有巖可容十許人  
蕭爽虛涼坐却煩暑宋顏延年出守是邦來游巖  
間讀書為文以自娛名曰讀書巖蓋紀於圖志者  
其畧如此唐大歷中李昌巵為桂管觀察使因建  
學其下建元間御史裏行鄭叔齊為之記脫落顏  
延年事而獨載昌巵之事景平建元相去視今為  
未久不應頓失其傳觀叔齊文字猥陋非愛奇博

古之流亦不能考尋前載也余元祐五年被命承  
乏於此視事累月聞斯巖名嘉顏延年好尚不凡  
訪求故迹而荒崖斷石榛莽蕪穢殆不可見乃命  
寺僧芟刈營葺之創為堂軒以面巖曲而唐人名  
刻猶有存者因鑱其旁曰顏公讀書巖延年才高  
性偏放蕩不羈前後見斥於徐羨之劉湛輩不能  
無怨嘗著五君詠旨味閑淡推重一時然亦以此  
取怨當路故又榜其上曰五詠堂五詠雖非延年

在桂所為而乃平日自況也并刻之左右嗚呼士  
之負才不羈而趨世尤疎者其大足以殺身滅宗  
次或流離困挫不能自保者踵相躡也如延年文  
采江左以來益一二數少與謝靈運齊名辭氣軒  
揚凌傲當世亦畧相似靈運竟以僂死而延年獲  
免益幸矣後之來者遊其巖觀其詩足以想見其  
平生大槩云

八桂堂記

李彥弼

湘水之南粵壤之西是為桂林秦以郡置唐以管  
分遙制海疆旁控谿谿宿兵授帥襟喉二十有六  
州巍然為會府益承聖宋之御圖也堯仁舜恩覆  
被無外黠獠効順師徒弗勤而邊境自拓斯民樂  
其業而安其生喜見太平官府故桂邦之俗歲時  
載榼提醪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為事然而郡山  
蜿蜒環轉郭郭幽巖邃壑窮攔密檻多栖於烟嵐  
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蓋之盛輿情患之龍

圖閣鄱陽程公自紹聖四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  
矣公淵淪胸襟恬澹壇宇闡闢權謀不運聲氣而  
威揚澤霑瘴塵消廓臥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  
為逍遙遊因欲以豁邦人鬱紆之情乃度州治東  
北隅有隙野焉蘭皋蕪原陂陀軒霍萬景獻秀可  
以圃而堂之爾乃薙莽斲榛掃除猩獠鼪鼯所以  
嘯風嘯雨之區而為穹臺曲榭崢嶸瓌麗之觀獨  
秀屹其孤伏波磔其偉前繚以平湖為菰蒲菡萏

之境中闢以廣庭為車騎樂舞之場右峙迎曦以  
賓朝暾左開待月以呼夕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  
鋪遲日以采繁激光風而轉蕙而封植丹桂為蒼  
蒼之林散蟾窟之天馨飄薄於几席之間是為八  
桂堂也輸吸清漪筒奔迅注泛蘭舟而載雕觴環  
嘉賓而算醇醪是為流桂泉也鑿芳沼而聳中洲  
叩淺欄而數遊鱗翛然有濠上之趣不減惠莊之  
真是為知魚閣也因岡為臺憑高徙倚蘸波影於



簷楹漱灘聲於眉宇而峻以青瓊盪空而嬉士女  
喧咽心醉物華不知珥墮而簪遺是為熙春臺也  
公乘休暇則驅貔貅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  
相與傲清晝擷芳鮮酌桂漿之金波浮先春之玉  
乳投驍壺而敲芳枰西晷顏光鳴珂而歸夾道之  
人仰公高致邈在物表謂公雍容燕衍坐鎮數千  
里於尊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季倫之醉  
習池羊叔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僚侶之英華

未足多謝彥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  
以遊乎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  
後同其樂者蓋數炊秤甕足以享已而不足以享  
人此小知之士所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  
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患未萌而人無駭輿之變  
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闢圃也敞扉通途無隔塞之  
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樂也惟憂樂與  
斯人共之是為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於是衆口

嗟咨感公盛德謂山可泐川可涸斯堂之景豈有  
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盡公則有時而去一日歸  
拜明光密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  
願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景垂無既之思僕曰公  
手植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邦之人擁  
翠幹而培深根徘徊撫翫於濃陰之下想風采而  
詠芳馨期為勿剪之千齡則是真甘棠之思也顧  
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炎荒既已隕墜而為石矣尚奚麗

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為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於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寺監之職拱於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

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囑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在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內乎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於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以為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

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  
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  
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  
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  
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勾漏山十洞記

并序

吳元美

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門關內一郡而  
得三焉南都嶠北白石西勾漏西山之南去郡一

舍而近古銅州也平川中石峯千百皆矗立特起  
周圍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穿漏故以是名予足  
跡半天下所聞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儷此者  
愛而不可失列為十圖置諸座右朝夕自其外而  
想其內外所見者毫楮可及然特彷彿一二耳若  
三洞中所有須至者自知譬如乾坤容日月之光  
安可繪畫也

靈寶觀記



度西山巔涉落桑江豁然平川曠野中石山綿延  
直抵北流之西其南跨大江之半古勾漏城也距  
今邑凡十里羣峯屹然如中天觀闕旌旄檠戟武  
庫五兵森羅在上而道出其間行者皆愕驚不敢  
前靈寶觀蓋直當其門戶觀後石峯千仞獨以一  
柱擎天三朝宸奎閣藏其跡案圖經此有觀久矣  
南漢始更今名殿庭卑隘門徑荒蕪碑碣可考可  
詢令人慨嘆不已然土木雖儉陋而氣象雄古雲

物輪菌真靈仙所宅香火洒掃雖無人而奎壁照  
耀雲漢昭回自有神物護持之左右數里雖絕無  
居者豈仙聖之意樂閒曠厭囂煩故不欲廛井畜  
牧之混其所也觀東百餘步臨大道傍有龍潭洞  
披荆榛而入俯伏蹲踞淵渟幽闕冷襲毛骨村氓  
云神龍所蟄伏勿以瓦礫投也直觀後二小洞南  
向者曰太陽有浮屠象其北曰太陰淺塞不通然  
名義所稽第恐俚語以南北分陰陽耳故附之書

或有知其詳者

寶圭洞記

繇靈寶觀後西北行二百步如倚屏門闢象魏榜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圭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峯回環如衆星之拱北辰其魁畧而秀偉者如冠弁圭璋之列侍其挺特雄毅者若戈干劍戟之森衛也石室中有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室之東為寶圭洞雄

偉壯觀秉燭而入有丹竈牀几盤甕碾臼皆石乳  
自然凝結而成竒怪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  
約半里水涯循梯直下拏竹筏以行歷甕門三四  
重間關委蛇燭盡而回翌日掉小舟再往乃窮水  
際益廣益竒波光澄明蒸靄溫燠嚴冬如三四月  
時同遊者驚駭以為神龍窟中不可久居乃歸中  
流矯首見一點煙如長虹出天表益石罅之容光  
也捨舟躡梯攀躍而上曲磴飛棧粒點如瑤階雲

徑小石羅列如瓊杯玉笋瑣碎如楊梅荔枝充實  
其內不可名狀轉左側身而入直穿太陽洞後山  
半而出益寶圭之東掖也其中室曰蟠桃深三四  
百步仰視高處杳不見頂然蟠桃之名圖經不載  
他無所考據其西小室洞明外達連榻周遍可踞  
可卧益寶圭之西掖也曩予嘗遊都嶠怪其山奇  
秀巖穴在下其色黑青而多膏乳每疑二洞其受  
陰陽之殊近見寺丞王君云凡陽洞靈仙所宅陰

洞鬼神所居勾漏陰洞也抱朴乃於此修煉者蓋  
寶圭衆峯左右拱揖受陽和之氣水火既濟故能  
成功予謂其語頗中理解遂記於此以俟識者

白沙洞記

予生平俗眼未嘗觀寶圭之勝以為天下極美而  
客有言曰白沙其尤美乎予聞喜而不寐黎明杖  
履崎嶇亂石間秉燭從竇入俯偃扶伏凡經六七  
竇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縱廣

一頃高數十仞石膏玉英散彩流光大者齊雉堞  
小者雜毫芒奎壁交加星宿焜煌愈於寶圭不可  
為量數仰睇之如崩雲如飛幄如棟樑如棖栝俯  
盼之如驚湍如怒濤如畦畎如邱阿如鼎俎如籩  
豆杞斂笙竽之為禮樂器者如弧矢刀劍戈矛甲  
冑之為兵戎具者如杵臼犂軸餅罌甕盎為農庶  
家所費用者如塔像臺案幢幡鐘磬為僧道居所  
嚴設者如齊縞吳紵霜縑霧縠其文彩鋪張於櫨

架如宏壁楚璞圓環方塊其雕琢堆疊於府藏其  
朴如簣桴土鼓其奇怪如神鬼形狀千嶺萬壑不  
可殫盡或者擊之則鏗然如洪鐘轟然如震雷厲  
然如長風吼衆籟泠然如飛瀑瀉幽谷令人神思  
飛揚形容不逮但索筆書曰勾漏甲於天下而此  
洞為勾漏第一既而俯視之於下有涸井數十皆  
舊時採砂處凡砂生於此獨白蓋坎離之交自然  
變化非若鉛石有假人力也予俯拾之得數塊如



粉道人云春水滿谷而砂始凝採者宿於其傍候  
凝白滉漾乃可取間或得之亦不常有近聞有好  
事者以厚賞募少年乘索懸而入下方至地聞霹  
靂一聲若數千牛吼然少年驚仆久之乃蘇以為  
遊觀者之戒自旦達午予遲留不能去從者告饑  
乃側身由小道出行數步豁然見天其傍羅週遍  
怪怪奇奇間架遽延幃幄參差下閤齊房上聳觀  
閣玉精蕩射星斗錯落出門四顧則飛簷峻宇嵯

峨峻吸若過清都閭闔之下前視峯巒拱對列侍  
翕然一都會也始客導予入曰洞當從後門出蓋  
古來謂此為後門至是予大笑曰何倒置也凡居  
其間有正堂在其中列舍揖其後今此門高數百  
丈與五鳳樓相似麗譙翼然內外朗然自庭徂堂  
高廣數丈如之何其後之也遂令置棧磨崖將求  
善書大其題曰白沙之門

韜真觀記

出白沙洞門而西左右皆小峯相對山北平疇孤  
烟落照茅茨篁竹間始有人居曰道村其東南諸  
峯間見層出寒松古樾蓊鬱杳靄有洞掩映其間  
曰韜真觀中有石碣記南漢時中官陳君所經營  
及今近二百年醮壇道院故址盡沒榛莽道蕪不  
可行予至亟令火而焚之課僕從葺茅齋一間為  
食息處修治掃除鳴鐘鼓奉香火已覺洞前山川  
改觀矣左右二石室其深四五尋石林相對大冬

亦溫疑下積硫磺氣而然其一狹而長捫壁度穴直抵玉虛洞後山而出約不啻里餘也觀之上重重如層樓複閣其下溪澗映帶如長虹巨蟒其外亂石崖立絕如人家假山有靡麗如羅縠者有雕績如珠帶者有明潔如金玉有漣漪如淵波者其各體異狀亦多怪也讀其碣云巖洞多嵌空或深數尺遂積土以實之予陋之曰大為洞小為穴凡石以嵌空為奇政欲空所有安可實所無哉今俯

觀者如綺疏藻井旁通者如甕牖圭竇四者如圈  
如臼凸者如登如蓋陰陽闔闢呀天穴地豈不奇  
哉乃實而夷之使吾不獲見造化之全巧顧不惜  
哉茅齋之右有石窟高深丈餘古木垂蓋藤蘿圍  
繞予終日坐卧其中遂私語其僕從曰茲觀當勾  
漏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三里抵普  
照巖前抵獨秀巖漁歌樵吹雞犬相間吾儕得三  
四人從者五六人相與耕田鑿井暇則往來徜徉

其間或有葛翁之來秘方刀圭可幸而觀也因問  
村叟曰道人有居此者乎村叟曰一老黃冠隸名  
茲觀久矣然去四十里而家歲或一來來未嘗畱  
宿予額蹙曰有志於此者何憚遠而不來有此佳  
景迷不肯住世間凡骨何其滔滔耶

玉虛洞記

予寓韜真洞與道村老農周遊遍覽酷愛東南羣  
峯傑出烟林之表丹崖翠嶂與洞穴相間晴嵐霧

靄變態無窮繚繞如城郭羅列如屏幢堆壘如困  
倉馳驅如車馬上而高室者下而突竈者浮圖而  
合其尖者大圭而挫其首者如指日之戈如倚天  
之劍如囊脫之錐如垂雲之翼如承露之掌如威  
象之齒如芒星之光如堂階之設簾業列羽如壇  
壝之俎簋尊登競巧效竒譎怪百出雖公輸之巧  
不能琢削雖龍衍之辨不能形容也每疑其下韜  
虛孕秀各有洞府但不能得其門入耳村叟陳訪

者頗曉通識時人語言予始叩之不肯吐火乃曰  
此豈無有但父老戒我勿以告人耳詢其故則曰  
官客來遊吏卒有追呼之擾若繕橋道備薪火尚  
有可為其需物品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詈雖  
雞犬不得寧顧何益於我哉予聞其語而然之遂  
止不復與語他日復來勞以酒食笑指觀旁一峯  
曰此念經窟也舊有淨行諷誦於其石相去跬步  
能可登乎予從之捫蘿而上由空穴數重至其腰



有巖深廣二丈可坐卧外闕東野如觀畫圖循緣  
躋攀如旋羚羊之角如披蝸牛之殼久之直徹峯  
頂而出凭高遐矚去天尺五令人有飄然凌雲冷  
然御風之態既而復指其下曰此觀衝洞也復隨  
之從穴而入其峯勢支分派別開拓旁午紆餘屈  
曲如列衆柱而成室屋南北東西路脈交通火光  
四燭洞煥太虛俯者仰者蟠者飛者走者倚者負  
者皆瑩如玉爛如銀也有潭碧色或云每枯旱時

雲氣中蒸上徹霄漢如薰爐如炊甑雨必立至雨止則四風颯然橐籥而入蓋龍之升降也予謂此峯上摩天輪下控地軸其中洞然凝結如玉色而名曰念經窟觀衝洞皆不雅輒更其名為玉虛洞云

巫山寨記

玉虛洞之坤維得馮道士石寨而望之天地設險隱然鐵甕城也其巋然當前者排敵也洞然旁達

者睥睨也巉然下瞰者邏庭也萃然上聳者烽臺也拂雲而鈇指者牙纛也射日而森布者干櫓也屹立而齊整者守卒也踞坐而揮領者主帥也行將建門則橫屋駢羅曲蹬周遭萬兵叩關一夫誰何風松鳴杵烟蘿張幕蛇行雀步乃至北落入其中規圍二頃絕壁千仞十有二峯四廟一圍接郭連郭前植樓觀後峙香爐左拱而俟右倚而趨其色紫翠間以尖峯懸崖卓犖連蔓巒岿怪奇可駭

可愕踵插重泉頂摩九天接武差肩揖遜相先信  
乎瞻在前忽在後仰彌高鑽彌堅也予拱手還曰  
此寨之景得非吳許十二神仙宴座壺中日月長  
處乎不然則妙嚴圓梵大士如來光明藏也遂規  
地雜草列石環坐且仰而歎曰彼馮道士何人乃  
託名於此而易名之為巫山寨其何如哉

玉田洞記

玉田洞在韜真觀之西巫山寨之北其界相望也

洞闢三門其高者險絕難攀其卑者偏塞難行獨  
由中而入路分三岐右則坎阻杳黑左則虛明爽  
快受明之所則洞門高處也庭中廣深如在觀閣  
之下其盤石皆翠碧色平夷通明可以偃仰其膏  
乳則玉石流光悉具物象緣石棧行百步傾身而  
入乃至玉田其田數坵廣有二丈長三倍之中且  
平其塍畔皆勻續蜿蜒刻鏤精緻如今人食用器  
皿所為其傍有花瓣寸餘純然玉色亦如今人器

皿日用銅銀為飾造化巧妙瑣屑遂至於此安可  
以描摸億度也田中積水無間夏冬不溢不涸不  
增不減氣常溫而益萬乳所融洩耳越疆而東其  
竅多鍾乳垂而四五寸者光采熒然時可採取舊  
曰石田予謂石田何所用之此正仙人種玉處遂  
更名曰玉田洞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寨寨高至  
十餘仞其坳中瀦蓄湛然如靛藍潏黛厲風不動  
搖廣四五丈深莫測也蓀蘿陰翳怪石蹲踞如神

守鬼護其北流為二池中有小島嶼狀其南則潛  
流北出溢入大江春時江中大魚逆躍入此似有  
知也自玉虛洞至此皆毗陳訪所導疑訪尚有隱  
秘處然遊觀止矣雖有他奇吾不敢請已其土人  
好事者亦往來山間三十年未嘗有至此者然予  
觀覽之勝其鑿空固自我發之異時車馬踵至晨  
夜囂呼擾及田桑則作俑之罪將何逭之既而自  
覺曰嗟乎簞食瓢飲芒鞋布襪曳短筇探餓虎之

穴與猿獠為伍世間嗜好如我者寧有幾而誰肯  
為此來乎

普照巖記

普照巖距韜真觀五里山如覆釜洞穴當其胸唐  
時有草亭於上蕪沒久矣或以洞中之奇來諗遽  
到其麓從者厭高陟剪蘿蔓荆榛雜然因以菟窟  
見欺予曰第焚吾先登既至巖下舊址歸然回首  
却顧則西望東臯南北阡陌盡在足下黃坡翠巘



與石峯相間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入間數步上通  
若中雷狀古木覆之屏几之右有玉貌立於旁堂  
之中簾幙高張筵几肆列仰視則如玉京山紫虛  
府鬱秀不可階升也俯瞰室內恍敞森嚴詭怪絕  
特令人毛髮颯然與月夜扁舟於千崖萬壑風烈  
水寒無異其中仙壇臺塔低昂交錯靈播寶幢霓  
裳羽衣皆獵獵如龍天矯如鰲鼉屬如龜折甲如  
麟有趾以火燭之鱗甲耀目以物擊之聲響駭耳

旁睇壁間則蟲篆瑣碎圭壁成文綠質白章駢花  
關錦濃粗疎密各有態度不知雕琢之奇繪繡之  
工果誰為之當安僧迦於巖以實其名以傳不朽  
可也

獨秀巖記

度普照巖之西長坡巨阪川原遐曠石山到此稀  
矣遠矚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予初望如  
廩狀意頗隘之既至則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與韜

真觀抗衡石室中廣六丈高倍之虛明平夷可容  
千數人石乳掛壁上如彌陀大士像此又韜真所  
無者徐升其巔徘徊倚望四顧豁然前雖小室附  
庸亦足觀者此蓋勾漏別峯也車馬往來距邑十  
里雲山莽蒼西入鬱平松灣竹塢樵木出沒此異  
人居止處倘在中州堂上列鐘鼓門外來名士可時  
刻已乎然遊遨寶圭獨秀姓名歲月題刻宛然記  
此奇勝何忍畧耶豈以遷謫之故日懷惴惴憚於

來遠耶將駐旌倚馬德德去來未暇徧歷耶殆亦有記之而斷碑漫版荒陋中無好事者為之流傳愛護耶予方來假道過此不敢賦詩姑為偈曰遠役鬼門關徧歷仙世界豈敢問丹砂庶欲銷羣礙此乃寫興而不已者也

金龜山記

圖經俗名為真武嶺高八十丈在邑東二里山色蒼蒼黃黃其背穹窿坡陀四垂首戴巨石高十餘

仞峯嵌突出間色青黑且有口吻狀四圍遠近視之如真靈龜也天下峯巒巖谷若龍若馬若獅子之像多矣然彷彿而得四五獨此粹然逼真顧不異哉水流大江直西南來龜從東北舉首而赴之或云隔岸有山曰會靈相對而起此上有壇而彼上有臺予未能至不知狀貌何如也是山最與勾漏為鄰而龜闖然於洞前故附於圖之末

萬象閣記

楊萬里

衡湘以僻在南荒遠於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故天下有山水而衡湘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水也然其聞者在道曰九疑在永曰浯溪曰澹巖在衡曰祝融曰石廩在潭曰嶽麓而止耳予嘗南望九疑北登嶽麓是數者固奇矣而其他深林寒谷窮崖怪壑蓋有名不俎豆於九疑嶽麓之班而其美不減不加也然則前輩之蹤跡於衡湘間果皆徧耶山水之不立於四通之衢者果皆無奇耶

如賢人君子之於世其聞焉者幸而遇也其無聞  
焉者不幸而不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叅予之所見  
其遺者已如此以予之所見推予之所未見又可  
數耶全州清湘令安侯紹興三十有二年春二月  
十二日以書遺萬里曰吾邑雖陋而山特奇吾於  
懸治之旁擇面勢之最宜於山者作一閣焉既成  
獨上四顧則四面之山皆湊於几席吾取醉翁之  
語而名以皆山願為予記萬里曰人於山常厚而

山於人常疎非山遠於人也人遠於山也其病一  
曰俗一曰貴世之君子誰不以一邱一壑自許哉  
然衣有京洛之塵面有康衢之埃而欲與夜鶴同  
夢白鷗同意難矣自古王公大人酣醬於富貴而  
荒浪於聲色乃始欲與山為方外之交自蒔被其  
昨非固已為失策矣而山何事焉今清湘之民既  
得賢侯以為之撫摩而山水又得賢主人寵光之  
獨非幸歟侯試揭予言於閣當有見之而怒生癭



者矣當有首肯而三嘆者矣昔也賢主人予未之識也山則予未之見也雖然予神交其間他日登而賦之予也主人也山也其亦歡然傾蓋也哉

南樓記

張栻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有樓棲官府文書鬱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遙岑寸碧挺然屏山之隅樓

之下為堂堂之前為亭皆幽雅有趣予怪而問之  
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觀  
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桷之腐壞者與其窓戶之  
隘狹者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  
堂也則厥以簷牙而重飾之前有第地去其穢壤  
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為亭名吾樓曰南樓  
取其面勢所直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  
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

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為我書其扁且記之予  
嘆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  
出戶庭而得美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  
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向也人所賤棄弗顧之處  
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間闢暗鬱為光  
明變荒穢為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  
使其不遇詹侯則終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  
凡物皆然豈獨是樓且詹侯方以使指按行一路

一路之郡邑亦廣且遠矣政事之隳弛人情之鬱  
拂與夫利之所壅而弊之所生蓋不一矣詹侯將  
次第而振其弊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  
若為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餘也則斯人  
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也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  
予方賴侯以免於戾其涉筆而侯也又豈特記是  
觀覽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  
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為

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劍人名遽予則  
廣漢張栻也

韶音洞記

張栻

由虞祠之後不十步至虞山之下有石門可窺入  
其中則虛明以長仰而視之石去人僅尺許色清  
潤可愛瞰其旁蹲踞蜿蜒如虎豹龍蛇者皆是也  
行其中十餘步望北牖清江橫於前下臨深淵所  
謂皇澤灣也始栻既新帝之祠得新安朱熹為之

記命工人度山之崖磨而鑄之偶發石而得斯洞  
鑿其下石之齧足者翦其北林薄之翳目者而地  
之勝有若天成焉名之曰韶音洞蓋淳熙三年秋  
也洞之深凡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奇牖之外少西  
有地隆然而高為臺可釣明年秋又於洞之左得  
小邱平廣爽塏江出於旁凡桂之山瑰奇傑出者  
悉獻其狀作亭於上名之曰南薰之亭於是洞之  
前後皆有覽觀之美來拜祠下者已事而退又得

以從容而游息焉嗟乎有虞氏之德其盛蔑以加  
矣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彛性孰不具是哉帝  
之所以為盛德亦盡吾心之所同然者爾是則帝  
之澤流洽於人心固將與天命並行而不可泯夫  
何有古今之間哉後人徘徊於斯地遐想簫韶之  
音詠歌南風之詩鼓舞而忘歸也其亦庶幾有以  
興起乎遂書於石

甲亭記

張孝忠

湘與瀰分百有二十里東合灌流而羅水又從西  
北匯郡有峯巒峻極巔屬其陽望之若無所容其  
足也城西行二里許稍迂數十步巖壑天開寬閒  
深靜遂得蘭若之勝由殿廊益東上斗折再三側  
立陽崖有地方不二丈竚立而望則三江之吐吞  
萬山之嶙峋皆在其下烟雲杳靄飛鳥滅沒可觴  
可詠使人忘歸真清湘之絕境也為作小亭以甲  
名之王黃州所謂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



此亭皆具焉余甲寅夏初官是邦其明年冬始與  
賓客俎豆於此居無何被檄去郡而余心樂之自  
不忘夢寐斯亭也因記以名之更刻碑石以示不  
磨

玉髓泉記

林 岳

磐石之石湘之奇石也磐石之泉湘之奇泉也由  
東西往來者水浮湘江陸逕磐石而磐石之下亦  
有江流則螺江也螺江之岸修平如帶湘山右據

崢嶸超突十步一巖五步一竇層見截嶮者磐石  
之石也生於洞穴覆以欽嵌色青味甘響搖江潭  
者磐石之泉也余比政暇嘗遊斯境喜而徘徊淪  
流尋源循涯導津有湍而澗有溢而孟有澄而泓  
覺粹精之混融飲一瓢以自適因舊址為亭據衝  
要領晴暉坐挹江光石乳畱照徜徉左右拾騷吟  
於林壑訪釣隱於烟波超然忘歸蓋逸興之四集  
也客有踞泉上問余家閩會巨濤沃日之紅澄瀾

際天之碧既倚巖而熟睨歷江淮抵燕趙太行之  
峻特黃流之奔猛抑又接於心目乃愛是焉何也  
余曰泉亦多愛矣有海泉有淵泉有山之泉有井  
之泉有谷之泉有石之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  
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  
也險止亨行山也洌食寒泉井也谷之泉唐人  
所謂振鷺之瀑石之泉漢人所謂太山之雷晉人  
所謂涓涓始流是也今斯泉生斯石無一點塵雜氣

又當楚粵之通衢瀑容井德毓山之趾出知所適  
三江會同淼然湖海湘中號之第一此固余之所  
甚愛而思與往來者數也

思賢堂記

譚惟寅

淳祐十二年春作思賢堂夏日至堂成思賢者孰  
謂益唐肅宗時有若元結次山代宗時有若王翊  
宏肱德宗時有若戴叔倫幼公順宗時有若韋丹  
文明而我宋建炎則有若王次翁慶曾此五賢者

治官之實吾能舉其槩丹以訓耕織興學校濟貧  
民自鬻者歸之築州城十三里開屯田二十有四  
所事具見循吏傳結身諭蠻方綏定八州翊殄賊  
寇悉復故地叔倫招懷夷落威名遠暢史臣大書  
不可磨也次翁慕元結為人取結在道州時乞免  
科率二奏刻之石其言曰庶不墮元子之政志尚  
如此治績可想也吾乃以思其人求其心推為政  
術積為治行吾志也堂之東房有三曰內省資拙

才劣不能寡其過故省躬而自檢也西軒二其一  
曰延老見老者於此而問政也其一曰樂山因容  
山以取義也山高五百丈延袤千里巍峻厚重正  
與軒對得朝挹其爽氣而夕景其高稜有契於心  
以靜為德仁者之事也然此非我所得有後人之  
志與我同耶勿改可也其異耶改之無不可五月  
朔日率郡屬展敬於五賢致一奠之禮或曰盍記  
之乃書

浮金亭記

元費克忠

余觀古藤形勝在東山一景繡江經其下鑰水湊其東春水既溢秋波未消自川之東南望之山勢宛然如浮於玻璃蒼烟喬木斜陽古渡空實相映遇目成色者皆是也舊有浮金亭在今東山李衛公祠前宋紹聖間蘇東坡遷海南艤舟登眺舉酒賦詩曰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又曰江月夜夜好江寒日日新蓋言其江山形勝似天竺雲山江

月如錢塘使人胸次灑落殊不知瘴鄉之為瘴鄉也吁蘇子遠矣此堂曠矣山水寂寞草木堙鬱亦已久矣泰定戊辰春龍江秋山孟公主簿鐔邑越明年秋稔人和政事多暇頗放情於山水之間樂於詩酒之外因與僕浮江而東及暮渡江而西秋水潦盡月影在山江風徐來江月相盪秋山顧曰此非其浮金之真體歟於是引棹於江之濱據胡牀而賦詩有漢光射潛蛟細細波浮金之句僕亦



有月光波影自溶液江風細細金鱗浮時正中秋  
之夕也得非興廢有時邂逅今夕秋山遂有意於  
此矣他日追索遺址以其路崎曲不便騷人墨客  
之所登覽焉秋山性廉介好山水綽有古人之風  
每見一泉一石必徘徊顧戀翫而後去及至東山  
之下繡江之上得一亭之地與光華亭對倚碧山  
俯長流竹樹交映日月浮動比舊址尤嘉誠為此  
州之勝遂相率居城士夫構亭於其上亦匾之曰

浮金雲烟沙鳥風帆浪舶變化往來氣象萬千使人登斯亭俯仰慷慨而忘寵辱憂畏之心果謂瘴鄉而已哉當與金山浮金堂錢塘天竺同一勝槩云

遊聚仙巖記

明  
蕭雲舉

蕭子以予寧歸休雅抱山水癖聞永淳有衆妙巖異時雲間董元漢氏繇比部郎忤相以嚴譴居邕曾為斯巖撰記咨咨鑒賞吾輩紛斯榆斯直盈盈

一襟帶水而絕無寓目恐巖阿見笑薜荔含羞矣  
戊午春同門人劉晉生從弟允佐中表朱仲南習  
形家者熊子元祚裹糧治具操輕舫陟秀峯過冷  
水渡湓瀧暮宿樟村渡翼旦抵伶俐江已刻繫纜  
滕村之東許距淳邑乃二十里也自江至滕村僅  
三里許自滕村望巖將近余賈勇先登舁而行諸  
子策蹇從之維時山容谷狀連離交錯馬首一峯  
蔓草荒藤苔封蘚合意得無類武陵天台諸幻境

乎捫蘿而上空竅中團圓如蓋門顏聚仙表異也  
室計二丈許深三丈約畧可容百十人中一石距  
地首頗昂背突小峯列級而上有磴道左橫一平  
臺如龕狀可置觀音大士座洞門之左懸數級類  
琴卓長計五六丈卓之上團窩深可供佛傍宜  
鐫兩金剛控海門仰而見石筍攢峯列嶂施碧塗  
丹如裳如袖如指尖倒筆滂白橫綠細鱗微紋俏  
幻不可縷指石傍一徑始而入殊隘行數武漸寬

秉炬燒燭琅如雪山玉樓逶迤中行一石柱撐天  
門其平而坦者名曰瓊臺峭而玲瓏者名曰玉龕  
有白鸚鵡懸啄如攀籠狀緣龕以過曰二天門中  
道寢寬一石仰顧絕似犀牛宛然具頭目蹄爪上  
懸一石圓白似寶鏡俗呼犀牛望月後石室有二  
孔竅通明似天窓室之左曰三天門更奇譎駭觀  
徑之左有窟深而長水聲潺潺似藏異物令人不  
敢逼視三天門之外有石室三路轉平且廣橫起

一臺如海中蓬萊方丈若蜃樓若蛟室若月宮若  
天都此中大石有心小石有目玉鬟雪姿橫波送  
曉一望晶光似雕蓮繡芝懸龍立象行人鼓吹其  
下直恐鴻寶光怪驚動蛟螭毛骨不寒而慄爰命  
酒人連進三觴微有暈色又進之折腰而過清冷  
澗水上下夾一長壁僅長丈許中間龍文鳥跡細  
畫蒼形曲水環溪窮工極鏤舊名龍牀衡眎之深  
入無底好事者云若有五丁拔出可作荔枝池誠

美之也然人世中曾未入目頃之開導行者謂踰  
此多水恐炬不然則故道難覓乃却步穿一狹竇  
僂而還直容雙足此後長沙如粉俗名沙街又行  
數步有佛閣有鐘有鼓柱以乳滴而成鐘鼓以虛  
而鳴叩之鏗然作宮商聲兩側徑玉石磷磷仰者  
俯者縱者橫者眠者豎者面而對者背而歆者倒  
懸者特聳者類獅類象類鳳類麟無片瑕斑點泥  
封蘚剝之汚其皜皜皓皓如九天飛練長空白雲

綿亘數十餘丈纖塵不染即詩者難工畫者難巧  
蓋余生平眺覽斯為快志云卓午下洞門見諸孺  
子荷笠山顛俯瞰揶揄笑吾輩栖栖何為者余即  
命從者吹簫擊鼓短歌數曲諸孺子又揶揄且驚  
且避余亦與諸子相顧一噓日暮揚舲而返

潯江雙獲銅鼓記

樂明盛

天啓乙丑仲冬余奉學正檄自庾遷潯道韶石陟  
舜峯閣九疑記歷蒼梧而入潯境余詢此為何地



長年曰前卽銅鼓灘也余曰昔髫齡時閱漢逸史  
馬伏波征交趾舟經八桂有二銅鼓躍入水中此  
非其地耶舟子曰然數年來已獲矣未審今置何  
所至潯而祇謁先師廟同寅周君禮指示余曰此  
銅鼓也漢代躍而沉今三千年而現不裂不缺非  
神靈呵護何以得此余細閱之身圓七尺有奇面  
徑二尺一寸許高與徑埒上部似鼓下體無底腰  
視面稍縮而徧體多葉文紅女繡刺所不逮余手

叩其唇錚錚鏘鏘桴擊其面滃滃鬱鬱竊念古有  
七鼓三槡法惜無傳而硃砭莫諧韻時久如許花  
紋側角內無損蝕信神物耶又數日而登觀風樓  
眺望白石羅縈思靈之勝邑博袁君鳴謙復指一  
器示余曰此異物也余昔任茂名聞此地獲之蓋  
自伏波時沒而今現余曰郡庠有其一茲豈其匹  
耶何形體同而茲唇稍窳也曰是也君知其同未  
知其異焉歲戊午端陽日白石山人動土得此其

日銅鼓灘漁人以網絀莫舉因入水而摸知為器  
矣帥衆即舉而出之兩地小民均獻入官以上古  
器不敢私也郡公邑宰曰此神明所呵護宜歸之  
聖神遂以質全文備出自灘中者置文廟中而形  
觚差螽出自白石者置觀風樓兩者竅完異而形  
同聲同沒水同出現之地異而所獲之日又同手  
摸心賞直令人神遊三千載而上矣昔東坡蘇氏  
以狄咸作九成臺自稱玉局散吏喜為之記余謂

其慕浮名而忘真器也今兩具漢泯而明現兩失  
而同現人亡而器存好古之士樂觀其現詎不與  
商彝周鼎共珍為宗廟器乎夫日月寒暑風雨晦  
明並於天地間而南郭子綦謂其未聞地籟今人  
隱於漢天顯於今如寒暑晝夜遞伸是天籟叶地  
籟聞矣奚啻靴敵塤箎管磬匏絃也乎昔韶作而  
鳳儀獸舞韻調而馬仰魚聽今天使有形有聲者  
顯祥異於蒼梧之西而聖天子履中蹈和立極以

安天下人和而氣應協流古樂重興韻雅載作俾  
魚不滄鳥不獮獸不狘人情不失我明婉美虞周  
跨軼炎漢殆九成中之重器也歟伏波有知手為  
加額子瞻際此九成臺記可無作矣歲在丙寅履  
端上元日臨川樂明盛記於潯州公署周君禮大  
庾人相與校鐫袁君鳴謙平樂人喜觀厥成名得  
並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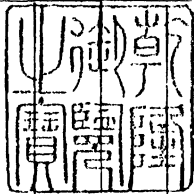
柳山飛來石記

周宗正

予始至全陽登湘山見所謂飛來石者詢之老衲  
談甚悉云自羅浮飛來予意羅浮去湘山數千里  
即有神物挾之以飛亦未應若是其遠況羅浮之  
石嶙峋南海之上不下千里區誰能歷其地而驗  
其飛去之跡果與此石度長絜大乃知其自羅  
浮也石而飛已可駭愕而謂飛自羅浮則愈怪誕  
可疑矣無何西山陳王客虛峯陳黃門二先生招  
飲儒素堂酒半具言柳山書院壬寅四月七日午

時有石一區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頭昂尾  
低狀如龍馬此耳目所逮時日無幾殆非傳聞影  
響者比予方疑湘山飛石而顧有此即日偕寮案  
憚子袁子往觀之見其形狀頗具高三尺長六尺  
濶亦不下二尺有奇重可數千觔即使好事舁而  
措之非二三百人舉之莫勝況其自墮井中僅與  
其石甃廣狹相當雖人力巧為排安亦不若是之  
湊合而無牴牾也訪之守者云其日午時風雨晦

暝雷電大作初未聞墜壓震疊聲雨霽雲收忽見  
池中有此石也噫亦奇矣



廣西通志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田琦紳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

藝文

歷朝

序

桂林送前使判官蘇侍御歸上都序

唐任華

桂林秦所置郡也南臨天池東枕滄溟西馳牂牁

北走洞庭地方三千里帶甲數萬卒實五府一都會矣連帥之任朝廷難其人往年命御史中丞張公公號為稱職去年又命我以佐之初張公受命之日以為五嶺荒服不同於他邦百蠻獷俗不可以獨理乃薦武功蘇澣自秘書郎除金吾掾攝監察御史以佐焉澣在幕中多所匡輔洎張公家艱去職澣統其留務凜其正色操持紀綱而十州之地晏如也洎如疑行我公至止觀其迹而美其

政將表請焉。辭以久辭墳墓不見兄弟已六年。願得生入武關。一到闕下足矣。公從之。或筵於西堂。或尊於東樓。或饌於亭皋。凡飲餞之盛。未有若此之綢繆者也。且予有善公為揚之。且予有功公為叙之。予有患公為排之。予有屈公為伸之。亦何異脫騏驥於鹽車。擲秋鷹於天畔。乃騰騁難料。擊搏在即。亦足以快意矣。且爾兄吾兄也。爾身吾身也。雖萬里為別。何別之哉。雖然。不能不愴恨。儻見

二相國當為深陳江嶺安危之體焉料子必見潘  
庶子因登高把酒南望千峰白雲離披橫在山畔  
與我疇昔所見豈有異乎由是益令人思北歸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濂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  
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  
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  
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

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  
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  
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  
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  
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  
於叟者及見集作到容州為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  
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  
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并序

于邵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利澤及於裔土美化被乎遐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畧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為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畧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

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老洎於士吏相與  
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  
其德光視於後嶺南經畧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  
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牢始以文學居辟選之  
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  
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  
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寇  
海孽比境雜處之虞內則有勤戍勞師流散轉死



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薦傷痍安集疲耗懼  
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  
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  
時率游惰闢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  
察寇賊之為繆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  
以順禁人民之相擄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  
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災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  
制以禦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

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樹  
枝幹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  
行徵令無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  
責人用富庶家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  
而不汚未嘗有貰貸勤負而不怠未嘗有懈弛明  
足以照遁情隱慝而不為察威足以制猾人暴吏  
而不為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室枝  
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誵府君之曾孫宏農郡太

守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  
之子洪緒丕績之餘裕宏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  
柔良高明而疎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  
畿宰京邑累執憲簡且登輶車備重臣賓介之職  
居大府綱紀之任三亞京尹兼中司之貴復為宮  
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是州恩結於  
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焉有  
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詘之春秋

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  
也以余之嘗修史記而為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  
之曰帝念南方迫界蠻夷人新被寇歲或勞師屬  
之於公俾養牧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  
字我惇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  
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完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  
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羣族孰不蒙福播為頌聲公  
受百祿彤弓茲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刊石垂休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序

柳宗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  
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  
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  
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  
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  
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於天子天子惟士之求

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漢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

故於是乎序焉

集無馬字

送李才叔之柳州序

宋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已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

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  
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  
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  
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  
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  
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  
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  
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

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  
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  
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  
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  
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  
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  
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  
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



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  
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  
吾說者李才叔而已才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  
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才叔為  
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  
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  
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祝蕃遠赴潯州經歷序

元李存

至正三年秋八月上饒祝君由湖廣省掾史經歷  
廣西潯州路之總管府其門人曾某請夫能詩者  
皆賦之以重其行而命存序其卷之首曰嶺海之  
間其土地沃肥其物產蕃侈其民愿而顯其風悍  
以輕古今必擇才有德者以臨莅之畧小過而尚  
大體因其俗而為之理也苟以為要荒之服而鄙  
夷之則非矣夫熊虎之猛也桺而調之可使與人  
搏而嬉也禽蟲至蠢也食而教之可使為人役也

況我朝禮樂教化之所漸被殆百年於此而其地  
之名人秀士亦往往輩出今祝君又以詩書之習  
任一邦案牘之長然頗聞案牘之間情文不相稱  
者有焉夫情文不相稱則誣誣則民玩民玩則易  
犯法易犯法則獄訟繁獄訟繁則聽斷或有所不  
詳聽斷或有所不詳則人不服是故春秋之義在  
於刑當得其當焉而俗理矣祝君蓋有學之士為  
同門之先達毅然願用力於當世者而朋友則又

有相贈處之道故輒因是序焉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明方孝孺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

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為後世慮者或

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  
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  
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  
內廷承遇者三年今繇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  
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  
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

暄鬱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本性之善而治化之  
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於傲惰  
敢於鬪爭而易於刦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  
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  
難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至於猥  
獯苗獠號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  
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  
道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

為若徭獍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  
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  
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率而歸之於正寬其  
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  
制其豪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  
州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  
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  
未得其道歟桂林屬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為其



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  
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  
為縣於義寧義寧與陽朔接境也義寧之民至今  
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  
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  
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  
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  
以中州之治治之也

送方伯沈公赴廣西序

何喬新

余與錢塘沈公克勤相知舊矣始余舉進士公已為夏官郎中賢聲奕奕聞於搢紳間當是時士大夫所推以為端重老成練達治體者公居其一焉余意公昕夕且大用未幾公邁憂患淪滯者殆十年今天子嗣位首還公舊職尋陞河南布政司參政駸駸嚮用矣一時巧於進取而受知當道者或未一考而遷甚者一歲中屢遷而公恬然居汝藩

踰六載未嘗一毫妄意於義命之外惟夙夜祇慎以修其職業而已成化丁酉秋七月廣西缺布政使詔以公往踐其任公既拜命將行凡與公好者竊相語曰方今岳牧之才且良如公者蓋無幾登之臺閣可也使之宣撫一方可也顧乃任旬宣之寄於炎烟瘴雨荒遠之陬豈公短於求知而宰相不足以知公耶余解之曰公之不妄求知則有之矣至於宰相以甄拔人物為職豈誠不知公耶顧

欲屈公以撫遐裔之疲氓耳廣右比年以來尚蠻  
谿獠竊弄干戈戰酣橫於野草玄鳥巢於林木禾  
黍之場鞠為榛莽之區八桂之間蕭然者十有餘  
歲矣鳴騶擁蓋往莅其地者不知其幾奏大藤之  
捷上平蠻之頌赫然耳目之觀者蓋有之矣而蠻  
獠益橫吾民之病滋甚聖天子賢宰相惻然傷之  
思得老成人以綏靖之以屬公焉是蓋為吾氓計  
而不暇為公計也孰謂秉鈞者不知公耶公行矣

登桂山之巔泛灕江之濱低徊瞻眺追想九齡之  
所以安嶺嶠南軒之所以撫荒殘而思媿美焉異  
時氛祲既豁烽燧不驚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晦  
椎髻卉裳者稽首以服皇化而昔之疲瘵者謳歌  
至治於素馨刺桐之間吾知廟堂之上益信老成  
練達者果可用也臺閣之選舍公而誰哉遂書以  
為公贈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貴

余讀韓昌黎享羅池文嘗嘆民之易使不獨內地  
然也夫子嚴父詔婦順姑指此齊魯之民之所難  
者而柳民能之雖子厚政善所及而其民俗之美  
亦不可誣已及考其郡志則自子厚以還稱良守  
者才二三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  
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舊邦也寥寥數百年其  
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瘠官者多矣柳民固  
不負守而其為守者獨不負柳民哉夫柳去京師

幾萬里在西嶺間風氣之陋與內地殊故為吏部者夷其地不以賢者署其守為其守者夷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已斥而官遐方領僻郡矣盡心於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求知也朝廷子育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近殊而顧如此可乎冢宰屠公為吏部之三月會柳闕守以戶部郎中

李君邦輔薦於上命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譁然邦輔方且延賓客會故舊曰講畫治柳事不輟侍御黃君鳴玉邦輔鄉人也間過予求言為贈且道屠公用君之意在憐柳州之赤子不得字於慈母也謂邦輔賢者與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柳人蓋簡而授之非斥而遠之也予聞今天下之藩郡莫敝於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者往



誠是也然此一邦輔耳使繼是而為守於他郡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下者亦以賢者往則兩廣之民有不盡安其生而易使如柳之昔時乎雖然屠公之所以賢邦輔者特以其舊占之亦以其名收之也因其舊以圖其新顧其名以謹其實使公薦賢之意不衰而遐方僻郡之皆得賢也不無有望於茲行以為之肇

送太平府江君序

唐順之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廷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沈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

人而知君之能勇於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  
父至南郡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  
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  
爭驚於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  
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  
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  
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  
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

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  
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於陡崖深箐之中固與  
出入於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毗多竊  
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  
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  
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  
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  
心為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於兇虐欲自拔而不

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胷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於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

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賊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  
其與勞師匱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  
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  
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於州郡則太平其宜率  
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勲  
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  
之

行邊紀聞序

顧名儒

國家皇稜四抗統一寰宇際天所覆悉主悉臣溪  
山嶺海之區凡圓顙方趾編髮椎髻者以億萬計  
莫不稽首奉琛歸命天府皇祖各仍其舊而君長  
之俾世厥土二百年來請傳襲守職貢供調發奔  
走從事幾曰臣矣顧豺狼之性易怒而難馴豕突  
鴟張間歲竊發當事者恩威劑量少失機宜即剽  
掠四出流毒千里以至下殄民生上厯宵旰憂國  
之士未嘗不撫膺興歎焉古杭田先生汝成者當

世大儒也由進士出官廣右受寄雄藩適當思田之變馳驅兵間周旋贊畫凡兩閱歲而後定迺以耳目之所親經畫之所具者以次錄之命曰行邊紀聞君子曰是足以宜今而善後矣夫紀地利則負險者失其憑紀宗系則考世者得其據紀狡偽則羈勒之防宜慎紀禍亂則疆圉之守當嚴紀撫臣之建立則勸懲備紀羣工之贊議則衆策舉紀將士之戡定則示威遠紀幅員之寧謐則為慮大



觀者不待考圖按籍而制變防微之策固已了了於目中矣夫廣右之夷思田為最大斷藤峽為最險雲貴之夷安氏為最驕持勦議者固已難之矣然奪其險隘離其黨與植其宗以爭之官其貳以疑之扼其要以疲之擾其耕以饑之多方以誤之迭肆以撓之設官鳩衆以臨之嚴兵肅令以懾之先生之策具在也按而行之彼固無所用其大雖有崇山密菁吾將衽席之何用驕哉昔太史公之

紀漢事南越東甌備列紀傳矣至西南夷之叛服  
尤致詳焉而皆為論著矣趙充國受命平羌不希  
功於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  
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成之長慮哉  
先生綜聖學具史才值隆熾之會受贊聞之責遭  
時邁變功成於指顧之間退而述太史之意以光  
令圖續充國之術以虞後變其為國家長久之慮  
至深遠也顧當與裨官野史槩論哉予為諸生時

喜經濟大畧得茲帙於十載之前據為私寶將持  
此以贊廟堂之末議今守一官無足為計矣迺出  
而梓之以公於天下俾籌邊之士永有鑒焉則雖  
請纓繫組何必為古人之盛事哉區區越俎之餘  
忠世必有諒余之心者矣遂述其意而僭叙諸簡  
廣右戰功序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  
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

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  
淖中馬陷以吻挂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  
趨淖刳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  
弩十步外公振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  
頸寸而過刃著於鎧韁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  
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鎧間斷其頰車折  
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  
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

囊斷頰者自為功餘賊靡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  
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  
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  
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  
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  
伺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  
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獲者數人以丁嶺  
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公斬閉隘告丁

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首首騎  
而走厓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  
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首首  
涸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  
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竣不可跳乃  
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  
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  
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

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  
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  
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  
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篋以為繆頃刻  
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  
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  
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  
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

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  
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  
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  
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  
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  
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  
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



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取猛奈何公素能得土  
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  
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  
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  
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繼巢穴所以叛者  
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  
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  
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

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

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挿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挿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

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  
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  
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  
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  
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  
隘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  
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  
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園留之而潛遣其

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慙田

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  
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  
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刦  
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  
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  
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  
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  
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

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刦知府劉璉殲於賊知府鄧鉉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參將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擄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

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以  
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於是百戶潛  
遣人爰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  
入巢為援即至聲銳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銳  
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  
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  
爰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爰而以勝告公公  
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



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詔  
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  
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  
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  
然心懼因熟徭為解熟徭者界漢人生徭獠間陽  
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  
賊以為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鬪  
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徭曰返我生口

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  
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  
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  
戰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  
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  
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徭及城  
中黥吏民多為賊訶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動色  
情性賊在溪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鵬剿

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  
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殫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  
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  
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  
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兵虛  
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不當而所噬  
齧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  
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

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為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賈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君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訶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

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  
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  
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  
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  
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  
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  
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  
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

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徭得出入買賣游嬉城中  
無禁諸徭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  
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訶賊而間謂諸徭曰  
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  
曰試令其來已而徭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  
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  
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  
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人盡

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為夫人愛已諸徭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

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來雨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



則傳軍審究其為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  
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徭得完  
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  
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為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  
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為賊時見  
殺或孥貲為擄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  
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奈何助  
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

鵬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鵬剿所過  
他巢或刀弩而門閭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  
而門閭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  
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閭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剗  
兩目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  
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  
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  
盡還所擄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

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每  
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  
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  
還巢而復為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  
殺之功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  
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  
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  
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

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蔽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踣血瘡以死或餒槁崖谷公

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匍伏上山頂兒啼女叫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訶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訶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

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詢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銳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猺獐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

平四都徭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鄰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刃爭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

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  
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  
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  
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  
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  
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  
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  
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



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徭而去之諸徭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徭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徭乃跪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刦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徭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崗中而使熟徭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徭且謂吾怯於是鎖諸徭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徭諭諸徭曰諸徭且刦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徭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崗自取之公慮諸徭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徭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徭而質熟徭妻子

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糞粉矣至巖崗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

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擄生口視狼兵為少耳  
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徭其後復調而與之期  
會天大雨諸徭懼失期乘雨汨溪水沒者六人公  
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  
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徭人不作賊至公  
能使徭攻徭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  
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  
以其酋二人徐伍韋貴為土巡檢令掌其兵各萬

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為響應者

勢恟恟而先時濬既誅其首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

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  
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  
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  
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  
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  
欲官必毋殺人刦城若欲殺人刦城任汝自為之  
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  
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為我寄

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伍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直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



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  
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來乎  
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  
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  
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  
汝得官且忘我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  
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  
乞金賜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

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  
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  
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  
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  
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  
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  
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  
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

伍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  
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  
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  
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  
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  
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  
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伍伏人於路暗  
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

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伍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

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  
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  
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  
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  
且盡復謂金曰思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  
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  
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

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逃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

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  
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  
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  
知死貴伍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  
伍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  
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  
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  
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

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伍衆而後圖金然是時  
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  
内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  
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  
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  
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  
汝獨返勢弱倘貴伍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  
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返金遂以百人至柳其



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  
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  
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  
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  
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  
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  
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  
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

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伍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

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  
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  
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  
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  
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  
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  
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  
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於路中

日夜跼蹐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  
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疾扶者醉而縛者解  
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  
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  
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  
金則兩客相閑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  
脫金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  
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

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

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嶂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

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  
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  
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  
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  
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  
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  
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  
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割股

鈎刺脊頸繫鐵鎖為之代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  
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  
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  
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  
長貌而氣特沈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  
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  
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  
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為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



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  
哉

戡定古田序

呂調陽

御史中丞殷公平古田捷書至天子嘉悅晉公兵  
部右侍郎仍撫其地賜胄廕金幣甚渥詔陞古田  
為永寧州吾粵父老子弟得免剝牀之害室家胥  
慶介書京師謀所以頌德予方檢校國史見成化  
初年大藤峽賊猖獗入梧州城執縛憲臣越宿而

去朝廷震怒命襄毅韓公開府蒼梧討平之嘉靖  
初年思田餘孽糾八寨賊為應囚其守吏兩江煽  
動先皇帝詔起新建伯王公於家討平之二公勲  
烈勒在芸閣光昭無極嶺南人口其行事尚津津  
乎其言之也迄今古田之師稱得志嶺外者三舉  
矣夫古田桂林屬邑去會城百五十里而近數十  
年來獐獠據為巢穴吞食旁近諸邑過半卒未有  
抗然持論為討罪計者則懲噎之過也蓋二廣在

弘治正德時兵甲雄他鎮又帑積充溢大司農嘗請輸以佐北邊及貸他省供費者率鉅萬計當其時挾兩省全力臨古田直探取囊中物乃一舉而殞衆覆軍再舉而師老財費說者比之喉癭不敢不治而必不可去者也陵遲至嘉靖末遂越會城刦藩帑戕殺方面大吏禍更酷於曩日鄉薦紳兩中丞張公殷公侍御劉君先後建議奏請設重臣為必討計是時東粵並海諸郡倭寇內難禁糾不

可卒解兩江土司兵疲於奔命益禁驚難使軍儲  
匱竭不足奉戰士至請內帑給之時論咸謂二廣  
兵食視昔大詘顧欲為昔所不能為非計也予謂  
兩粵輔車之勢必東事已而後西圖奚獨失古田  
即義寧永福且淪胥以沒誠得其人任之何憂兵  
食因謀之太宰楊公謂欲設重臣無如殷公者楊  
公然余言乃以為請天子遂命公專西事開府桂  
林公至則請徵還川浙舊貸檄兩江土司整兵待

報狼兵故多虛籍濫餉且後期莫可究詰至是憚公威名率相誠如約兵既集公下令賊中曰諸獠黨賊舊矣然未從攻剗藩帑者其悉貫勿誅即從攻剗藩帑矣能計獻首惡為贖者貫勿誅仍給賞如額賊素怯狼兵及聞狼兵如期至益喪膽俄而賊中有潛至帳下謀以渠首來貿賞者公厚遣之不數日果有函黃渠首獻者又數日有偽以韋渠首獻者公給賞不疑於是諸巢賊聞二渠授首頗

棄險匿去無鬪志我軍偵其情氣益壯一鼓遂擣其穴真韋渠隨亦檻繫闕下正典刑是舉也用兵十有四萬銀未滿十萬計期凡三閱月先後斬馘七千四百有奇俘賊屬及創病走匿死崖谷者勿算全勝大捷費省功倍近代稀邁已故嘗謂藤峽之役韓公處其難八寨之捷王公擅其奇然襄毅當開府之初受便宜之命兵衆財給而事得專決文成捲四省之甲挾兩宣慰之兵本討思田而掩

八寨之不備例以今日蓋難之尤難奇之尤奇者也予授簡鄉人久未以復誠欲竢覈者審評者定奏上論功之典而以館局所紀錄者播聞於人令天下考信焉故特敘其事之本末不槩及公之他云

奇功膺錫序

孫成名

萬厯六年春大慶禮成粵右馳奏捷音適以其期抵闕下懷柔震疊皇靈丕赫鑠哉盛矣中丞吳公

握算授畫坐收全勝殊偉蹕絕余奉命按粵柳慶  
之墟覩其生聚蕭然輒為之頓轡慨息蓋北三諸  
巢獷悍恣睢為右江積患已百有餘年於茲矣異  
時秉鉞者非不欲決策殲之顧疊嶂攢巒懸崖峭  
壁元兇大慙蟠結株連必什圍伍攻始足以制其  
死命而粵自比歲甫舉古田旋戡懷洛不無事矣  
瘡痍未瘳輒勤徵發力疲費詘民胡以堪矧諸巢  
距邑治密邇胥正吏卒什九為耳目少露其謀俾



得先期為備無論扼阻憑危急不擇死即力不能  
支挈妻孥橐糗糒屏跡潛踪而以空巢委我將徒  
勞與費而竟無益於滅賊賈勇之夫矢謀之士所  
為逡巡而卻盼也公初延衆諸老於其土者率以  
為落落難合禁莫發一語公曰調瑟者不膠柱起  
疴者不泥方賊誠未易圖然恃險不吾虞正可計  
破耳時諸州土兵例當更戍公方為數哨東撲哱  
咳西撲河池賊偵聞兵集頗戒嚴繼聞兵勢分又

業有所動度必不能以弩末穿縞遂嬉不為戒我  
兵乘勝疾趨窮晝夜馳數百里抵巢始相顧愕駭  
皇窘莫知所竄束手就殲靡有遺者蓋公曩歲平  
府江其所為籌畧亦類此府江之役以羅旁為先  
聲而出其不虞以入五指右江之役以河池唏咳  
為先聲而出其不虞以取北三其未發也如鷺鳥  
之將擊而匿其形其方發也如迅雷之震而不及  
掩耳其發之必效也如卻批竅導而奏刀騞然莫

不中者嗟嗟亦奇矣由昔西粵用兵宋邕州國朝  
斷藤峽其最著者邕州兵二十萬斷藤兵十六萬  
皆竭數道之力靡累歲之積誅鋤雖無算而所損  
亦僅相償是役也獲功千計搗巢百計而兵不滿  
萬餘費不踰千金壑薙林蒐傾摧搖撼而耕饁貿  
遷自業於屢肆阡陌難易勞逸相遠奚啻什百也  
公在鎮三載黜浮沈蠲逋負拊疲摩瘵嘉惠元元  
其屢念注思惟急於調護元氣培養命脈不得已

而用兵規便擇利計出萬全非僥倖博勝斬以聲  
稱自衒者也奏捷一疏詞簡事核不欲少有所浮  
以誇詡沖懷雅度岳負海涵世所須社稷器公非  
其人耶聖天子頒殊渥荅元勲錫典駢蕃寵光  
舄奕結知託契亦千載一時矣行將入贊左右對揚  
王休以宣令聞於不已區區邊鄙何足久煩經畧  
哉余不佞敬歌邁歸之雅以俟

廣西通志舊序

周孟中

大明一統志所以紀天下之事也次而各藩省有志所以紀一方之事也又次而各郡邑有志所以紀郡若邑之事也所紀有廣狹所書有詳畧其勢不得不然也竊觀一統志嘗經英宗皇帝御裁凡宇宙之大古今之迹靡不備載要皆祖述帝王而作誠萬世不刊之典臣民所當遵守而不倍焉者廣西舊無志督憲吳興閔公珪方欲修纂適侍御山陰祁公司員來按歷所至悉取郡邑志付孟中

謹遵一統志纂馬辭不敏弗獲於是率桂林庠生  
朱鏞等據郡邑志纂集可去者去之可存者存之  
未備者缺之首書布政司都司按察司以見三司  
並治而統乎諸屬次列郡邑衛所以見百職聯屬  
而隸乎三司自餘山川藩府宮室關梁壇壝祠廟  
學校科目以至人物名宦列女悉依例書之然其  
間亦時加詳焉蓋一統志紀天下之事視藩省宜  
畧是志紀一方之事視一統志差詳視郡邑志差

畧勢不得不然非敢有所倍也總郡邑為四卷自漢唐以來凡賢人君子或觸景而發為詩章或因事而見於文字分為詩志一卷文志二卷其議論有關於施設政蹟可傳為法則者別為經畧志一卷非關於世教者弗敢錄也雖然所書之目固博皆所以示勸懲而已故人物名宦流寓惟書其可法者譬猶山川紀其望而邱垤溝澮不暇書矣凡生於斯與游於斯者仰其望而思效焉是方將益

丕變而與中州等矣志成桂林守梁鐸請鋟梓遂  
書此引其端云

贈左江鄔兵憲東歸序

錢 薇

兩伏波將軍奉漢天子尺寸詔駕樓船控材官蕩  
掃百粵肅清三江於是創邕管鬱林諸城選良吏  
授金章樹干旌使以華夏禮樂文物惠嘉其地而  
卉服垂髻烏喙鼠奔咄咄泯泯不齒皇風之民乃  
一變越唐有高駢氏宋有余靖氏相繼來吏於茲



土其間又抽江浙湖湘中土負材多智自能雄大  
族姓遷居左江各平衍沃饒之處使自食力以漸  
化茲民而民又一變入國朝費兩將軍之力勞數十  
萬之師下東甌路得南諸郡仰震皇威虔奉正  
朔獻寶輸鬻莫敢後踵乃敕天部舉良有司來茲  
歲月講求變化之方而民熙熙陶陶樂恩澤歌咏  
帝力而民又一變及斷藤峽諸寇玩視天朝無外  
之仁負山谷弄戈矛殘賓旅干法度於是姑蘇韓

公率三十二萬之兵拉山填壑如雷如霆羣凶授  
首蜚烟蠻霧頓然廓清而民又一變及我皇統天  
而土官八寨又自外生成乘時跳梁於是陽明王  
公以新建伯捧黃麻役文武諸力不數月咸棄去  
刀劍以就縛轅門乃改左江分巡憲司兼兵備糾  
察醜類剪鋤狐謀使民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倚賴  
之身不橫朝露皆兵備力也於是民益大變水之  
民以漁以釣山之民以耕以灌戍之民以飽以哨

役之民以時以來至於庠序青衿各無盜警詩書  
禮樂以為民則三年舉於有司貢於朝以邇日月  
之光若此者誰之力哉問於民民不知問於士士  
不知予乃進士民而詰之曰往時不有兵備有此  
哉咸曰未之聞也今兵備為誰曰鄔公士民乃曰  
是則鄔公之力也今公以恩命歸其鄉瑞州行李  
蕭然人或色難之公曰吾聞白沙氏云歸來乎青  
山還我白雲滿座予嘉其意興而書送之

崇善縣規則序

蔡迎恩

世之為士者當平居未遇之時涵濡礱礪而記憶  
古今事遂抱膝撫髀以談世務孰為天下利之當  
興孰為天下弊之當革激切咨嗟思得一職以自  
建明也及薦於鄉揚於廷為民社司牧之寄顧嘆  
曰家之殊政國之異俗勢難齊一是乎其為孰  
興孰革茫然不能一言以及之間有所言也或阻  
於勢或奪於貨終無可言之日矣宋儒程伯子之

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也為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余讀其說而有感焉蓋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為己必能為人也今夫以小民之困敝有司莫以告而不以有司之浚我以有司之濫費小民莫敢言而不以小民之怨我何也其來之久而習之熟恬然莫之怪也此程伯子所謂今人為己之學

也有志於學古用時者其於積習承久之弊必有  
刷濯祛除而名言不已敢負初心而漫不加意哉  
今崇善尹何君宰茲土四載矣其積學於平居者  
深則見於官守者確有惠愛之政有強教之仁利  
之孰興害之孰革審之定而言之中也固宜於是  
請裁於上大參朱公兵憲李公每以軫念邊氓加  
惠疲邑得君所請咸樂共成焉蓋恐久而更易謀  
梓用傳以垂永久或謂君曰君則可矣得無病後

來者君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  
賢必不非我不賢吾亦安能為不賢者地乎君為  
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官苦約體悉民  
之隱憂敷之欵議數千言誠得時艱之急務矣余  
以君之志有成始而其言有善終者可知已以君  
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已者又可知已謂非素  
養之豫豈其然耶余叨守茲郡而崇善尤近轄也  
當余蒞任之初得君所職而深喜之蓋占叙於首

不能辭也噫斯舉也余之志也君之才而先之故  
及為士者始終人已之說雖為君語實為自勗云  
桂林圖志序

王宗沐

國家大一統已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  
湘楚連滇黔際海溼而面屬交趾蓋一門戶也嘉  
靖庚戌余受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  
紀籍所載固謂盜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  
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載餘徧按



歷諸部時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畧覩其端末大都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即狡非有智謀斷畧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於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驚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

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顧嘗思之夫民  
繫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  
寡賦於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  
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具  
則其勢至於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  
其里居與盜為羣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  
賦責償於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  
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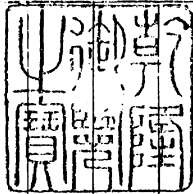
可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搖撼室縮不敢舉手彼其  
不純於夷者生長於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  
搶地其勢不敢控而惟為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  
而挾憤宜其入於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  
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  
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嚙之盜強而  
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  
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於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

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於招招出於力之竭則不  
以為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  
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為編  
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為盜其山川虛實皆  
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為畏  
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於有  
司有司之失也起於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  
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

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為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  
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  
方鎮桂林時余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余逆也侯  
固鄉人固熟知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  
五年故所為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  
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  
睫侯嘗以智勇為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  
桑梓為是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嗟夫民

不激盜賊不朘民而於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  
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戮死也雖賞之使盜其將  
能耶夫其技械智畧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  
之中以為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夫豈非仁人  
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  
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  
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厯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  
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草

難之則余所謂痛焉而於策為後也憂時者其倘  
有擇乎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